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八百八十八

集部

唐文粹卷六十五

宋姚鉉編

碑十七

摠十首

釋六

復東林寺碑

崔黯

唐鄂州永興縣重巖寺碑

舒元興

大雲寺禪院碑

李邕

宣州新興寺碑

盧肇

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經之碑

白居易

唐天下放生池碑

表并批答附
顏真卿

道四

唐茅山寶曆崇元聖祖院碑

賈餗

連州靜福山廖先生碑

蔣防

京師至德觀法主孟法師碑

岑文本

唐昇玄劉先生碑

馮宿

復東林寺碑銘

并序

崔黯

黯

佛之心以空化執智化也以福利化欲仁化也以緣業化妄術化也以地獄化愚劫化也故中下之人聞其說利而畏之所謂救溺以手救火以水其於生人恩亦弘矣然用其法不用其心以至於甚則失其道蠹於物失其道者迷其徒蠹於物者覆其宗皆非佛之以手以水之意也為國者取其有益於人去其蠹物之病則通矣唐有天下十四帝見其甚理而汰之而持事之臣不以歸元返本以結人心其道甚桀幾為一致今天子取

其益生人稍復其教通而流之以濟中下於是江州奉

例詔余時為刺史前訪茲地松門千樹嵐光熏天蜩嘒

響湍鳴松有冷然可別愛而不翦利以時往

時廢寺皆隸戶部頒

牒所賣

至是即喜而復之民物之困不可橫賦得舊僧正

言問能復東林乎曰能即斷其髮佳而勉之又命言擇

其徒得二十九以隸其下皆心生力完臂股相用言則

隨才賦事分命告復所至響應下虔江之水鳩食訪工

陶土冶鐵匠成於心授規於手日而不笠雨而不屐爨

飪煮湯優擣執藝若殿若廂若門之三若闕之左右為
塔若講若食若客之館若庫為樓若厨激飛泉而注於
鰲鈔之間若梁蛻於武若亭臨於白蓮若僧之房若聖
之室若突踈勝若邵居幽奇可不尋雅不出位則為間
三百一十三為架一千八百七十六為楹為梁為棟為
桷為牖為闔為屋之事數為級塼為蓋瓦凡役工合六
十五萬三百二十八緡緡端明嚴若有主大中六年二
月十四日言命以圖及其備錄訪余為其刻石之文且

曰自遠公至今若干歲而傳法之地滅矣賴君復之君
宜主書其事余則曰復之者上也主其事而書之於言
公不辭余嘗觀晉史見惠遠之事及得其書其辯若注
其言若鋒足以見其當時取今之所謂遠師者也吾聞
嶺南之山峻而不山嶺北之山山而不秀而廬山為山
山與秀兩有之五老窺湖懸泉墜天杭香藥靈鳥閒獸
善烟嵐之中恍有絳節白鶴使人觀之而不能迴眸也
且金陵六代代促時薄臣以功危主以疑慘潯陽為四

方之中有江山之美惠遠豈非得計於此心視於時風
邪然驚者搏殫襲者拘素前人不暇自歎者多則遠師
固為賢矣是山也以遠師更清遠師也以是山更名賜
佛之法如以曹溪以天台為號者不可一二故寺以山
山以遠三相挾而為天下具美矣今言師愍佛之法推
遠之心修廢之勤任其事不宰其功讓功於義明義明
曰余何能言之績也讓功於建省建省曰某何能言之
力也讓功於鏡陽以緡物元諫以衆材清持以播殖景

仁以化施皆曰某何能言之方也非言不顯義非義不顯言推與讓至於是而不宏大敏固始終一致者未之有也移之於邦國之理何故不成哉銘曰

萬竅怒號羣波猛起刑戮不加仁義莫止有得佛心則滅諸熾惠以性生性以悟理山增惠臺鑑闢妄軌根深則定葉茂則死可用理人不獨養已峨峨匡峯矯矯惠子梁以崇山津以江水不騫不竭吾道曷已上復其道吾以塞詔惟師之言勤以克肖四五年來休功再紹推

能與類類以言妙不曰良能孰臻此要山川不改舊物
復新誠汝其徒誕將又淪

唐鄂州永興縣重巖寺碑銘

并序

舒元興

官寺有九而鴻臚其一取其賓而往來也臚者傳也傳
異方之賓禮儀與其語言也寺也者府署之別號也古
者開其府署其官將以禮待異域賓客之地竺乾之教
蓋西土絕徼者也自漢氏夢有人如金色之降其流來
東吾之鴻臚待西賓一支特異於三方厥後斯來委於

吾土吾人仰之如神明焉伏之如風草焉至有思覲厥
貌若眇然如見者則取其書按其云云之文鎔金琢玉
刻木扶土運毫合色而彊擬其形容構厦而貯之猶波
之委於瀆瀆之注於溟晝夜何曾知停息之時其如是
非官寺之一而能容焉故釋寺之作由官也其非九而
能拘也其制度非臺門旅樹而能節也故十族之鄉百
家之間必有浮圖為其粉黛國朝沿近古而有加焉亦
容雜夷而來者有摩尼焉大秦焉秋神焉合天下三夷

寺不足當吾釋寺一小邑之數也其所以知西人之教
能蹴踏中土而內視諸夷也及其繁也學徒如林金貝
如山故文昌宮祠擘局而司之東西都命貴人分衢而
使之商其略猶天文隸於河漢而莫之極也非名無以
別之乃隨事而出焉有見天地符祥而稱之者有取山
川秀絕而號之者語其額而名可知也重嵒之作蓋山
川秀絕之地統江夏之永興寶應元年秋七月自天有
命而升於文昌宮之春官藉考其地有重嵒峽焉故命

寺乞此名以大歷十三年遷縣於長慶鄉寺亦與遷貞元八年縣又遷之長樂深口寺亦隨動今之地直縣之坎三百六十步有邑人葉望者心存於金色人不待布金而出其地以奉之輪廣二百畝右肘於熊耳左腋於覆盆連岡伏其背深湖朝其嚮擁抱之勝盡在其土有僧曰謙曰諷手開榛蕪亶而立困竟遺其恨於後焉長慶三年春三月上座僧良鑒沙門器有公識為其徒所推乃執柄結構主廢興為已任寺以利堅沙門與都維

那道援志力是俱物無橫議邑俗之倫以貨來資者如
官司驅焉至明年春二月星一周而新功成樹宇之為
殿者其間五扶上而為像者其形七帳之飾寶者如殿
間焉乃鑿門而三張翼而廊殿陰有北方挂金革天神
之宮東北有禪氏七代祖沙門棲心之室也凡二十四
曲突而能庖築堂而會食拓庭而寬植木而陰湖山參
差金碧相錯捨舟車而極其心相者宜化成焉嗚呼域
外之教而入於域中如此而大邪人謂沙門之無才吾

不信也良鑒既以力之辛勤而就亦欲其事流之於異時乃買武昌石琢磨為碑自永興錄其狀訴授於余因撫其狀而書之復紀以銘銘曰

重嵒重嵒無峽無友釋宮斯闡上矗星斗虹霓梁棟日月戶牖金相凝凝煙水奔走雷飈箭雨溟濛不朽礫然之石附地之厚刻其成功垂耀于後

大雲寺禪院碑銘

并序

李邕

天也地也攝生之謂玄造日也月也容光之謂神功然

亭育之仁可幹終滅昭明之力未焯昏霾故熱惱積薪
劫燒難鑠驚波巨海沃焦自淵獨有導師空王禪那宴
寂一念首安住之域加行證無為之階密教內修莊嚴
外度雙引相應並照兩忘然後生無生淨名不去照無
照了義能覺藝菩提之炬則枳棘滌除楫般若之航則
橫流既濟湛四禮於中道超三有以上征精舍攸濟度
門斯盛其比之謂矣粵有寺之艮背山之前臨有確師
禪房者武德八年邦守蕭公諱顓護法之所建也周目

環郭澄心際海亦既一味實無衆生夫憑其高宅其勝
曾近俗諦或乘法流且水出於冰凡作於聖雖曰醜地
猶是道場矧乃妙有孤標寶相靈變入我室觀我形者
哉施及貞觀歲有等觀禪師繼前心承後問分之則別
位二事合之則同列大空坐於斯竟於斯嗚呼四益風
驅百為火滅棟宇崩落象設傾低先天中有慧藏禪師
聞之斯行居而不住妙齡彊植勁節老成被甲律儀下
帷經藏方丈之室時歷十年簞瓢之食日常一食信為

法本悟實如宗簡珠圓明紅蓮清淨剃髮結落亡境受
除生起了於身緣覺被於物是以興補舊塔建置尊容
彌陀當其陽菩薩侍其側四大海水慧眼啓明五須彌
山毫相崇絕有若稽義撫實公名討因都極樂之大郊
壽無量之景命借如昔者稱贊觀厥音聲克濟斯艱乃
復于遠則有階地超越自在神通發弘願心得大勢用
皆所以濡火宅勅劒輪投地者結業坐開入影者昔趣
以息粵若殫財竭力刻桷雕題積三四年模造化意寶

殿蔚以雲構金山煥其日臨豈徒然哉夫壯麗者將以
重威神儀形者將以攝歸止或離性解脫或見作隨緣
藥草寓其根莖雲雷感其方類即說非說若通不通惟
三獸之渡河庶一子之來學禪師以為默則絕教言則
牽文苟心事於化人豈迹留於捨法會議斲石僉允圓
功邕來守是邦偶聞茲事依僧依佛何日忘之在家出
家惟其常矣頃者下檄湖海申明捕殺鱗羽咸若災疫
以寧救蟻雖尚於沙彌涸魚每憂於釋種祁寒則怨童

子何知率三省於短懷寄一塵於寶地別駕弘農楊公
守堅字越石本枝鼎貴胄岳靈直道守公智印觀法
司馬琅邪王公元勗字固禮高闡襲吉皇士令名資位
升聞妙意融朗盛矣美矣左之右之時新羅通禪師五
力上乘一門深入利行攝俗德水浮天贊而演成恭而
有述其詞曰

覆燾之獎始生終滅昭回之明內昏外徹陰入不斷心
起難折靈海慾深洪鑪火熱倬彼大師超然正覺亡境

息想示法流渥絕生死岸破煩惱殼度門光啓住地玄
邈傳燈三葉分座一義象設儀形莊嚴地位有為不染
無相能離苟曰法乘莫非種智古者豐石抗之高山紀
事標社銘勲列班廣茲妙有運彼玄關則百伊昔粵吾
無間

宣州新興寺碑銘

并序

盧肇

至哉邃古已來天之永錫正命者其惟帝唐乎聖祖神
宗光啓土宇垂億萬祀克承休嘉莫不以禮樂先兆人

以慈儉後天下仁居惠往營魄離者而其施猶存揭淺
厲深心迹泯者而厥功亦在夫常善救人常善救物非
至德誰能普行之故鬼神受祉黎元樂康寶祚延洪率
由此道也於是表大覺為靈根與羣生共有叩真空而
不壞惟聖者獨知非崇夫金輪氏之教則焉得窮理盡
性齊萬法於物我哉是以沈善惡乎澆妄之泉擢枝莖
乎植性之圃常令學者崇飾精廬顯有堂皇亦如庠序
郡國分理必付元臣將俾羣生罔不開悟且夫斯干秩

秩止在周邦靈宮彤彤唯居魯國曷有列剎映乎霄顯
飛薨麗乎陽光瞻彼玉毫儼然金地翬軒鵬眈岫聳雲
攢徧于州都若斯之美歟若夫宣城新興寺者會昌四
年既毀大中二祀故相國太尉裴公之所立也公諱休
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代濟文德洎公彌大擢進士甲科
登直言制首未三十由拾遺遷殿內鴻名偉望迭處清
雄入奉絲綸出省風俗拜春宮則齊驅驥馭視民部則
克阜生齒至於調入王府貸出水衡洎陟台司亦勞厥

事凡三拜廉察五授節旄孫先生有愧知兵山巨源當
慙視吏揆路既長乎百辟荆門復平乎水土公降由辛
未歸以甲申為唐碩臣作佛大士光珉顯竹此不復書
所至之邦必興修淨行大中二年拜宣城嘗與名緇會
難有設疑以試公者曰三界虛妄羣生顛倒何有修行
能解纏縛孰為智慧何化凡愚胡為乎公之區區徒自
撓耳公曰嘻珠玉在櫝啟之則見其珍聖賢有門行之
則踐其闕分塗而往唯善惡焉善惡如東西耳趣之不

已則至其所至焉在乎推心於不染馭馬於無途如是
三界信真實羣生非顛倒但學者不能窒慾攘貪遺名
去利弗捨有漏而思往無為耳然捨之自我取不由人
非用智慧解彼纏縛如此則了無一物以撓吾真也他
日門人有謂公曰敢問三界之言未立人不知修行不
見因果畏陰隲者不為之多介景福者不為之少理亂
增損繫乎其時洎斯教也行乎諸華愚人畏罪損其惡
賢者望福增其善增之不已則至今當盡善矣損之不

已亦至今宜無惡矣何昏迷暴虐無減於秦漢之前福
慧聰明不增於魏晉之後歸之者殊塗輻湊立之者萬
法雲興稽諸天不見其文求諸古莫有其法號為大聖
作天人師是宜使吾人盡升覺路不宜使蚩蚩庶類由
古迄今若斯之迷者也設使像法至今未行將盡墮惡
道為鬼為蜮乎夫法未始有今而有之希聖之徒可存
而知之也其由之之固庸非溺乎公笑謂之曰大昭肇
啓法不濟備聖人繼出代天為工結繩畫卦質文滋改

一聖立一法生天道人事顯若符契夫燧人氏之未為火也則天無火星人無火食龜無火兆物無火災必矣少昊氏之未理金也則天無金星人無金用龜無金兆物無金災必矣及聖人攻木出火鍛石取金於是乎精芒主宰騰變上下則知世法時事隨聖人也考精神之源窮性命之表作大方便護于羣生羣生受之而不知蓋猶天道運行物以生茂皆謂自己孰知其然也於是問者廓然自得佛味武宗時毀寺而宣之新興故有崇

基廣厦文甃雕甍鞠為土梗唯喬柯灌木森聳澗壑祥
烟翠靄交覆巖麓耳及宣宗詔許立寺宣之四人相鼓
以萬請先立之于宣郭公獨不許遂命苾芻上首元敬
謂之曰吾聞之新興寺大厯初有禪師巨偉南宗之上
士也與北宗昭禪師論大慧綱明實相際於此始作北
山道場後有浩禪師作草堂於道場西北其傍有藻律
師居之律師去世門人立塔院貞元中巨偉之門人靈
翹始請於太守合三院而為寺彼皆智慧傑出親啓山

林今之立寺無以易此也議定郡東故有妙覺寺寺毀而杉檜多大十圍一旦有二龍鬪谷中拔大樹三十二視之皆殿宇之材也公歎曰將立寺而龍拔巨樹天其有意乎遂用之於是霜斤沐楹玉砂瑩礎上下其響音中桑林不朞年而雲攢四榮風搖寶鐸鰲六扇月照金鋪勝絕一源繚牆百雉繕修多羅為攝受置無盡藏為莊嚴竄窳幽邃輪奐博敞蓋江南之首出也初奉詔誅僧三十人今其存者大半構殿立門有軒有廡則律

師元敬法華道延首其事編經立藏不遺句偈則維摩
從省禪門貞會著其功善集檀施備修房廊學於三時
旁窺六義則金剛清越服其勤而法華遂言涅槃明則
洎法林超愛皆以禪學為宗律師道隨宜春人幼植淨
行得泥丸妙旨直以披文相質之事造余于新安余既
許之道隨復言繼二十人者皆善修持能遺物累則有
應玄友恭道幽仁寶懷賁從儉惟恭文昉師迴師宗思
靜常政文暢弘暢契蒙景先法進惟勤志弘玄操與前

輩又為二十人矣而太尉所立有殿內千佛有地藏院有上方石盆院又以俸錢入膏腴之墅為地藏香火定中之謀始於太尉太尉作之門人述之有作有述誰曰不然乃為銘曰

奕奕新興敬亭南麓鉅構崇基崢嶸曄煜伊昔既廢神愁鬼毒洎將再榮天人合福施有連龍其怒則觸助作棟楹拔此巨木雨運風移騰川跨陸神怪戮力老幼同心蚨翼飛貨龍鱗布金揭立赫奕化成欽崙玉礎方丈

花臺百尋日明香刹雲生寶林太尉裴公聳其學者弘
以戒光甘露披灑示厥有為取彼難捨必有精靈扶持
大厦小儒刻石有慙史野永言歌之庶近風雅

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經之碑 白居易

碑在石壁東次石壁在廣德法華院西南隅院在重玄
寺西若干步寺在蘇州城北若干里以華言唐文譯刻
釋氏經典自經品衆佛號以降字加金焉夫開士悟入
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

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
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詰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
言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
般若波羅蜜經凡五千二百八十七言壞罪集福淨一
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
念順願願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
用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凡六千
九百九十言詮自性認本覺莫深於實相法蜜經凡三

千一百五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蜜多心
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一萬
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旨萬佛之祕藏盡矣是
石壁積四重高三尋長十有五丈厚尺有咫有石蓮敷
覆其上下有石神固護其前後火水不能燒漂風日不
能搖消所謂施無上法盡未來際者也唐長慶二年冬
作太和三年春成律德沙門清晃矢厥謀清海繼厥志
門弟子南容成之道則終之寺僧契元捨藝而書之郡

守居易施詞而讚之讚曰

佛涅槃後世界空虛惟是經典與衆生俱設有人書貝
葉上藏檀龕中非堅非久如蠟印空假使人刺血為墨
剥膚為紙即壞即滅如筆畫水噫畫水不若文石印蠟
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義甚深故吾謂石經功德契如
來付囑之心

有唐天下放生池碑銘

并序

顏真卿

皇唐七葉我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以至

聖之姿屬艱虞之運無少康一旅之衆當祿山強暴之
初乾鞏勞謙勵精為理推誠而萬方胥悅克已而天下
歸仁恩信侔於四時英威達於八表功庸格天地孝感
通神明故得回紇奚霫契丹大食盾蠻之屬扶服萬里
決命而爭先朔方河東平盧河西隴右安西黔中嶺南
河南之師鳩礪五年椎鋒而效死摧元惡如拉朽舉兩
京若拾遺慶緒遁逃已蒙赤族之戮思明跼伏行就沸
鼎之誅拯已墜之皇綱據再安之宗社迎上皇於西蜀

申子道於中京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蒸蒸然翼翼然真帝皇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歷選內禪生人以來振古及隋未有如我皇帝者也而猶嫗煦萬類勤勞四生乃以乾元二年太歲己亥春三月己丑端命左驍衛右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廷玉奉明詔布德音始於洋州之興道洎山南劔南黔中荆南嶺南江西浙江西諸道訖於昇州之江寧秦淮太平橋臨江帶郭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蓋所

以宣皇明而廣慈愛也易不云乎信及豚魚書不云乎
暨鳥獸魚鼈咸若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非陛
下而誰昔殷湯克仁猶存一面之網漢武垂惠纔致銜
珠之答雖流水救涸寶勝稱名蓋事止於當時尚介祉
於終古豈我今日動者植者水居陸居舉天下以為池
罄域中而蒙福乘陀羅尼加持之力竭煩惱海生死之
津揆之前古曾何髣髴微臣職忝方面生丁盛美受恩
深無以上報謹緣臯陶奚斯歌虞頌魯之義述天下

放生池碑銘一章雖不足雍容明聖萬分之一亦臣之精懇也敢刻金石著其詞曰

明明皇帝臨下有赫至德光天乾元啓績緯武戡亂經
文御歷孝感神明義形金石仁覆華夏恩加蠻貊道冠
巍巍威深號號邁茲多難克廣丕績慶緒致誅思明辟
易人道助順天道惡逆撲滅之期匪朝伊夕乘此寶祚
永康宗祏業盛君親功崇列辟交禪之際粲然明白迴
映來今孤高往策去殺流惠好生立辟率土之濱臨江

是宅遂其生性庇爾鱗翮環海為池周天布澤致茲忠厚罔弗怡懌動植依仁飛沉受獲流水長者從稱往昔寶勝如來疇庸允格德力無競慈悲孔碩相時傳聞尚賴弘益矧在遭遇其忘敷錫真卿勒銘敢告凡百

乞御書題天下放生池碑額表

附

臣真卿言臣聞帝王之德莫大於生成臣子之心敢忘於讚述臣去年冬任昇州刺史日屬左驍衛左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廷玉等奉宣恩命於天下州縣臨江帶郭

處各置放生池始於洋州興道迄於昇州江寧秦淮太平橋凡八十一所恩霑動植澤及昆蟲發自皇心徧於天下歷選列辟未之前聞海隅蒼生孰不欣喜臣時不揆愚昧輒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又以俸錢於當州採石兼力拙自書蓋欲使天下元元知陛下有好生之德因令微臣獲廣昔賢善頌之義遂絹寫一本附史元琮奉進兼乞御書題額以光揚不朽緣前書點畫稍細恐不堪經久臣今謹據石擘窠大書一本隨表奏進庶

以竭臣下悽悽之誠特乞聖恩俯遂前請則天下幸甚
豈唯愚臣昔秦始皇暴虐之君李斯邪諂之臣猶刻金
石垂於後代魏文帝外禪之主鍾繇偏方之佐亦於繁
昌立表頌德況陛下以巍巍功業而無紀述則臣竊恥
之謹昧死以聞伏增戰越臣真卿誠恐頓首頓首死罪
謹言

御書批荅

勅朕以中孚及物亭育為心凡在覆載之中畢登仁壽

之域四靈是畜一氣同和江漢為池魚鼈咸若卿慎徽
盛典潤色大猷能以懿文用刊樂石體含飛動韻合鏗
鏘成不朽之立言紀好生之上德唱而必和自古有之
情發於中予嘉乃意所請依奏

大唐寶曆崇元聖祖院碑銘

并序

賈餗

唐寶曆二年歲直丙午浙右連帥御史大夫贊皇公新
建聖祖院於大茅峯下崇元觀之前上直夫華陽洞之
南門集羣仙之靈慶資聖壽於萬億本其經始實感周

先生出應昌運為唐廣成薦瑞表祥式旌不朽於是恩
錫院額號曰寶歷崇元聖祖院玄門之盛輝動崑谷時
唐興二百有九載天子以神聖文武維新景命德合乎
五千文之玄訓明繼乎十二聖之不業以清靜源理化
以仁壽域生靈陶之以太和躋之於至順故自臨馭大
寶則申詔百辟旁延萬邦推誠備禮徵訪至道寤寐孜孜
如恐不及夫明天子勤求於上必賢方伯感致於下
君臣一德而道德可興乃其年秋七月公以天子之命

齋戒虔懇果得周先生曰息元實元精之全德大道之
宗師也先生葆真抱一涵光吹萬天下聆其風者久矣
而遐襟曠迹冥寄希夷顯晦自我人莫能識夫玄珠非
謬詬可索至道惟精誠是致故累聖之所不能起而一
朝感契洪化蒸然來思且謂公曰昔廣成對理身之問
鴻蒙啓心養之說二者皇王之大本也今某亦將以斯
道上報吾君公於是澄心清神思所以慶皇休而贊景
福遂與先生圖議選置玄宇相彼形勝莫靈此峯昔梁

朝福鄉太子置道館二其古壇廢井遺趾猶在乃鏟荒
夷險鬱起層構散俸錢以資其費擇幹吏以董其役翬
飛矢直不日而成像設崇嚴殿宇沈邃神仙儀衛左右
森列并按舊史氏得仲尼問禮關尹請著書之像咸備
於前蓋將會通仙而肅百靈以永為國家齋醮之勝選
也況三茅精氣二許馨烈古來得道於是者代有其人
考傳驗圖若可攀揖而繚垣之內有流泉嘉木滋飾幽
潤地靈境秀觸類增益懋此成績與山無窮永惟聖祖

育德乎太極之前題靈於未形之表當是時也合散消
息莫可名象明而為日月動而為風雷播育而不測運
行而不殆君得之永韋以契天地臣得之傳說以相武
丁吾何為哉道本一貫及夫神化挺生含章炳靈象帝
之先資我彊名將寄言以顯玄樞錫羨以興皇業猶龍
既見萬物方覩是宜夫垂休儲祉長發其祥億萬斯慶
集於寶厯此崇元新院所以得時而啓也初公以上方
崇嚮道德計天下有道之士可以當是大選者惟周先

生一人而已故其招致之忠盡訪求之精實則先生不
得不出而公之誠節不得不伸既而聖情感愜萬國瞻
賀其逢迎之優異禮貌之嚴顯自古尊師重道之盛無
以加也則真宗玄極至道之精不得不洞契乎上心播
宣於理術俾風流澤浸廣被八區嗚呼此先生所以出
而不疑亦所以示天下之可不致如已者當吾君之至
理適吾道之可言千載一期起乃時耳矧公以濟代全
才合乎休明樹風南藩績最天下前歲興建儒學而天

降膏露顯于廟庭俗變風移遂至於道今之輝崇真館
闡奉玄化上感睿旨下孚元元仁聲順氣流溢四境推
是為政大而伸之則致君經國之用可見矣又況封部
之內融汰之下徧識玄元之教俱為嶮嶇之人顧難乎
哉餽謬列屬城獲詳事實又嘗以春秋屬詞為學故承
命奮筆直而不文其銘曰

聖運光啓山川效靈黃帝為君起乃廣成崆峒至言今
復行兮明明天子以道致理方伯虔誠先生戾止累聖

莫致今茲起兮玄感既宣化流溥天公拜稽首天子萬
年何以薦神御玄元兮閔宇崇崇聖祖尊容神而明之
神應豐融華陽仙洞大茅峯兮金榜瑤壇仙術真官羽
節凌風珠佩珊珊是醮是齋百福延兮名崇天錫境占
地久下薦臣忠上資聖壽靈山萬歲績不朽兮

連州靜福山廖先生碑銘

并序

蔣防

沖先生名也清虛先生字也本郡主簿西曹祭酒湘東
王國常侍先生官也靜福山先生家也於戲先生之名

玉堂金簡之名矣先生之官詞林學府之官矣先生之家紅霞丹景之家矣至若鶴骨松貌泉渟谷虛寓形人間天地無累與夫扶桑公陶隱居張天師遙為師友矣以梁大通三年家此山光大二年去此山春秋九十七門人邑子無以知其蹤但徘徊醮壇泣對香火而已長慶末余自尚書司封郎中知制誥翰林學士得罪出守臨汀尋改此郡揖先生至道登先生舊山捫蘿撥雲瞻仰不足稽首巖戶強為之銘曰

玄都丈人大道之師靜福先生從而學之仙書無文仙
語無詞以心傳心天地不知猛虎我策長蛇我持放情
逍遙今古為誰華表白鶴千年一歸不知先生此會何
時瞻望雲路人間後期

京師至德觀法主孟法師碑銘

并序

岑文本

觀夫太陽始旦指崦嵫其若馳巨川分流起渤澥而不
息是以至人無已先天地而御六氣列仙神化隘宇宙

而遺萬物與夫齊魯搢紳束名教於俄景漢魏豪傑徇
榮利於窮塗何異乎蜉蝣生於崇朝爭長於龜鶴秋毫
出於末兆計大於崑閬者哉若迺岱山龍駕傳神丹之
祕訣秦都鳳祠流洞簫之妙響用能延頽年於昧谷振
朽骨於玄廬白玉之簡祈西王而可值青雲之衣師東
陵而易襲豈非度世之寶術登遐之妙道焉法師俗姓
孟氏諱靜素江夏安陸人也其先徙里成仁繼跡於孔
墨冬笋表德齊聲於曾閔是以貽則當世錫類後昆軒

冕之盛既富於天爵賢明之質獨表於仙才固以軼仲
弓之奕葉邁陽元之餘慶者矣法師稟兩儀之靈和體
五常之休德崇蘭散馥掩蕭艾於芳春朗月揚暉蕩雲
霧於清夜盈尺之寶出鄔郢而連城徑寸之珍入大梁
而照乘豈惟楊號異才馳聲益部曹稱孝行播美上虞
而已哉幼而慕道超然拔俗志在芝桂譬芻豢於糠粃
心繫煙霞方綺羅於桎梏既而初筭云畢迨古有興懿
戚託繼世之援慈親割相離之情千金甫陳百兩將戒

法師凌霜之操必守節於玄冬匪石之誠誓捐生於白
刃素概難奪嘉禮遽寢乃脫屣通德之門絕景集靈之
館虔修經戒長甘蔬菲漱元氣於亭午思輕舉於中夜
若夫金簡玉字之餘論玄化道樞之妙旨三皇內文九
鼎丹法莫不究其條貫猶登山而小魯踐其戶庭若披
雲而見日允所謂天挺才明人宗模楷者已隋高祖文
皇帝聞風而悅徵赴京師亦既來儀居于至德之觀公
卿虛已士女翹心於是高視神州廣開衆妙懸明鏡於

講肆陳鴻鍾於靈壇著錄之侶升堂者比迹問道之客
及門者成羣雖列星之仰天津衆山之宗地軸未足以
喻也我高祖以大聖締基功踰覆載皇上以欽明纂歷
道冠犧農崇三清以緯民懷九仙而濟俗天地交泰中
外和平法師維持科戒弘宣經典時歷夷險懷趙壁而
無玷年殊盛衰鼓吳濤而不竭跡均有待心叶無為循
大小於天倪既齊椿菌忘壽夭於物化寧辨彭殤而靈
氣有感仙骨夙著金液方授駕白龍而不反玉棺遽掩

望青鳥之來翔以貞觀十二年七月十二日遺形而化
春秋九十有七顏色如生舉體柔弱斯蓋仙經所謂尸
解者也冕旒惜道門之梁壤措紳悼人師之云亡固以
恩侔撤樂悲踰輟相有勅賜以賻禮資給塋事並加隆
焉弟子陳光等義結在三名高入室對衣履而增絕瞻
風雲而永慕思欲寄銘讚以叙思勒琬琰以紀德俾夫
成銀之室神變久而若存遺履之地靈蹟垂於不朽其
詞曰

西秦簫響東陵聖迹霞舉玉京雲開金液飛廉先路句
芒奉壁形表丹青聲流金石玄風誰纂允屬賢明翟衣
絕志鶴御依情栖心大道投蹟長生三山可陟九轉方
成靈化人間高翔羽服白蜺擁蓋青蚪夾轂丹竈留煙
仙壇餘竹貽則終古永播蘭菊

大唐昇玄劉先生碑銘

并序

馮宿

維皇王能自得師以臻至理維道德克輔於代且非常
名天啓聖唐運興我李於赫肇祖實惟玄元高宗振其

風於前明皇張其教於後十有三葉天子曰敬宗文武
大聖廣孝皇帝弘清靜之旨以浸天下闡無為之宗以
凝海內寶厯二祀秋八月甲子躬法服御內殿北面執
弟子之禮受道于昇玄先生大矣哉斯所以貫三才籠
八極澤及中外仁加動植播中和贊恭默昌聖緒垂帝
則而已翌日下明詔加先生之號檢校光祿少卿自內
道場送歸于玄真之觀居命兩街之緇黃前馬夾路以
引以翼萬衆榮觀以為崆峒之請瑤池之宴曾莫我若

先生姓劉氏諱從政生於河南緱氏家世奉道彰于前朝而先生超然躋如角立秀出志學之歲辭親就師視冠冕若桎梏顧聲名猶涕唾夫其洞達懸解知來藏往體於虛而觀其妙守其樸而反於機由是採氣于三清吸精于兩曜和光於萬有委蛻於重玄始事河內張君通玄次師中岳邢君歸一二君之傳授真筌秘訣色授神與而上至於東晉楊君凡十四世其實若關鍵之固鈎鎖之密莫得而窺至是而悉歸我焉宜其當玄門之

尊以師道自處先生棲于王屋不啻一紀其後受請遷居都下又承詔至于京師化隨躬行名出心隱故傳法紫宸之後竟遂東還今上端穆清之居緬汾水之想將召舊德而咨要道吾師知之私於門人韓貞灌曰吾將解去先告之期蓋大和四年某月林鍾其日癸亥其春秋七十有八也嗚呼蘭薰膏明以自迫鶴駕霓旌而難駐貞灌與東夏弟子若干人及關中弟子葉守中等若干人以為吾師之不可舉援者真氣粹容至如章施紀

述追琢琬琰使將來鑽之仰之而不怠宜在乎文憑文
以導心因心以成志謂宿嘗奉几杖熟遊牆藩俾為銘
而揭焉且慰夫食霞遁俗者之懷煌煌二都各樹其一
其辭曰

內天外人葆和嗇神道之宗兮乘飊駕歟無象有物玄
之功兮我后敬皇灼其耿光慕崆峒兮吾師昇玄法於
自然繫喬松兮洪惟武文懿此正真紹先風兮金闕玉
堂靈符寶章闢中宮兮出自幽谷賓於黃屋翊九重兮

開陽闔陰忘形守心沃宸聰兮出日入月騰凌滅沒靡
不通兮脫俗遁代并包覆載皆可容兮控鶴轡龍倘佯
高空躡前蹤兮捐巧棄智絜誠去偽順至公兮戴君奉
親後已先人福乃鍾兮洛都應召京邑承詔隨西東兮
泊然泉渟油然雲行恣所從兮從之在勤道將自親滋
益恭兮為而不殆績用斯倍吉以逢兮法施經流通明
達幽播無窮兮功滿行圓解形默然示有終兮谷神不
死蟬蛻而已何哀恫兮鳩血誠而圖石刻者伊貞淮與

守中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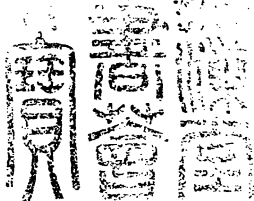


唐文粹卷六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貢生臣張賦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唐文粹卷六十

六七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八百八十九

集部

唐文粹卷六十六

宋姚鉉編

銘甲

總一十首

名跡

塗山銘

柳宗元

仙掌銘

獨孤及

古函谷關銘

虎牢關銘

賈至



棧道銘

歐陽詹

仙都山銘

張鷟

礪溪銘

梁肅

胥山銘

盧元輔

天門山銘

李白

涓陽東嶺洞谷銘

元傑

塗山銘

并序

柳宗元

維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威懷

九有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大功建焉虞帝耄期順承天厯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乃錫玄圭以承帝命位莫崇乎執大象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不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於世

有夏德配於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於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於後裔當位作聖著為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臣莫敢違寧羽旄四合衣裳咸會虔恭就列俯俸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振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昇距太康而帝業不守皇祖之訓不由也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

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修其政統畧宮室惡衣服
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
茲山之會安得獨光於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於
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為之銘庶後代
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其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一憲度省方宣教化制
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刑
以弼聖謨則戮防風遺骨專車克威克明疇敢以渝宣昭

黎獻底定寰區傳祚後胤丕承帝圖塗山巖巖界彼東國
惟禹之德配天無極卽山刊碑貽後作則

仙掌銘

并序

獨孤及

陰陽開闔元氣變化泄為百川凝為崇山山川之作與天
地並疑有真宰而未知尸其功者有若巨靈翬屨攘臂其
間左排首陽右拓太華絕地軸使中裂折山脊為兩道然
後導河而東俾無有害留此巨跡于峯之巔後代揭厲於
玄蹤者聆其風而駭之或謂詆詭不經存而不議及以為

學者拘其一域則惑於餘方曾不知創宇宙作萬象月而日之星而辰之使輪轉環繞箭馳風疾可駭於俗有甚於此者徒觀其陰騭無朕未嘗駭焉而巨靈特以有跡駭世世果惑矣天地有官陰陽有藏鍛鍊六氣作為萬形形有不遂其性氣有不達於物則造物者取元精之和合而散之財而成之如埏埴鑪錘之為瓶為缶為鉤為棘規者矩者大者細者然則黃河華嶽之在六合猶陶冶之有瓶缶鉤棘也於其自然蓋萬化之一工也天機冥動而

聖功啓元精密感而外物應故有無跡之跡介於石焉
可以見神行無方妙用不測彼管窺者方循跡而求之
揣其所至於巨細之境則道斯遠矣夫以手執大象力
持化權指撝太極蹴蹋顓氣立于無間行乎無窮則據長
河如措杯擘太華若破塊不足駭也世人方以禹鑿龍門
而導西河為神奇可不謂大哀乎我我靈掌纖指如畫隱鱗
磅礴上揮太清遠而視之如欲捫青天而掬皓露攀扶桑
而捧白日不去不來若飛若動非至神曷以生此唐興百

三十有八載余尉於華陰華人以為紀崦嵫勒之罽頌嶧
山銘燕然舊典也玄聖巨跡豈帝者巡省伐國之不若歟其
古之闕文以俟知言歟仰之歎之斐然琢石為志其詞曰
天作高山設險西方至精未分川壅而傷帝命巨靈經啓
地脉乃眷斯顧高掌遠跼若剖竹騏若裂帛川開山破
天動地坼黃河太華自此而闕神返虛極跡掛石壁跡豈
我名神非我靈變化翕忽希夷杳冥道本不生化亦無形
天何言哉山川以寧斷鼇補天世未覩焉夸父愚公莫知

其蹤屹彼靈掌懸諸龍從介二大都亭亭高聳霞絕烟噴
雲抱花捧百神依憑萬峯朝拱長於上古以閱羣動下視
衆山蜉蝣蟻蠊彼邦人士永揖遺烈瞻之在前如揭日月
三川有竭此掌不滅

古函谷關銘

并序

王者建邦經野觀象立極於是有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故
封略土宇守在闕塞山川丘陵為之城池天作峭函俾屏
京室崇山迴合連岡叢倚長河屈盤萬里來東涯奔嶺巖

谷抱谿關崛起重險為秦東門截函夏於閭闔鎖天府於
戶牖外阨八州之咽喉故百二形焉內權六合之輿區故
霸王出焉當其中原虎駭戰國蝟起嬴氏建瓴山東擇肉
宇內持戟百萬連衡此闕是時也開門而九國師遁振策
而二周鼎入奄有大寶遂吞中區洎江返秦壁天祐漢祚
高皇帝提劍而起以遏亂略斬白帝繼降王舉漢中平咸
陽廓金城以建都活萬姓以三章取威定功此焉是保粵
若詢事國牒聆風仙錄則真氣靈蹤起乎其中柱史一去

虎牢關銘

并序

賈至

天地定位山川據其極王侯設險虎牢擁其要振之以五
岳維嵩萃焉迫之以四瀆洪河突焉宜其咽喉九州閭閻
中夏贊經綸之攻拒卻欃槍之凌暴若乃金火代變山河
分裂脇從力爭義散約解時漢祖守之以臨山東坐清三
齊彊楚躑躅而不進隋氏失馭中原板蕩封豕荐食龍戰
玄黃時則太宗據之以拒河朔克擒醜夏偽鄭袒縛而請
命於戲自周室微弱虎狼并吞盛衰千祀正閏更王而政

和民安一統長久漢氏昭於前載我唐光於茲日其創業之主戡定功業咸在斯地意者天開險固為霸王之器乎聖作功業知宵冥之意乎不然何玄期時事影響之若此也又聞諸鄭志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而唐漢紹興得非山靈河神正直是輔乃知不獨恃險而顛沛者在於涼德歟天寶七載至自宋都西經洛陽歇鞍登茲懷古欽望覽山河之壯麗想威靈而咫尺慨然有懷敢獻頌曰

邈矣維嵩峻極于天磅礴崔嵬北臨洪川嶽瀆會險感圻

封泉寔開虎牢作固伊瀍維茲虎牢天設巨防攻在坤下
拒在離旁昏恃以滅聖憑而王崢嶸豁呀孟門相向伊昔
漢祖戡秦統周勅敵相及此焉淹留終夷海春遂復洪溝
乘豐而東奄有九州隋氏敗績黎人艱阻帝命太宗陳師
鞠旅鐵騎傳傳雲旗容與擒夏克鄭在此一舉日月永清
昆蟲得所歲在戊子西經登茲祗聖肅然憫亡懷其號叔
返道復隍惴師項氏烹苛莫能守之險易同途成敗異時
德不在鼎王孫布詞三苗不循魏武忸怩逆失順獲古今

同期申鑒勒銘庶警將來

棧道銘

并序

歐陽詹

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陰谿窮谷萬仞直
下奔崖峭壁千里無土亘隔呀絕巉巉冥冥麋鹿無蹊猿
猱相望三代而往蹄足莫之能越秦雖有心蜀雖有情五
萬年間負不相接且秦之與蜀也人一其性物同所宜嗜欲
無餘門教化無餘源可貿遷可親暱擘坼地脉睽離物理
豈造化之意乎天實凝清而成地實凝濁而形當其凝也

如鎔金下鑄騰雲上浮空隙有所不開迴翔有所不合澄
結既定竅缺生乎其中西南有漏天天之竅缺也于斯有
茲地地之竅缺也天地也者將以上覆下燾含蓄萬靈可通
必使而通者也苟有可通而未通聖賢代其工而通之故
有為舟以濟川為梯以踰山惟茲地有川不可以舟涉有
山不可以梯及粵有智慮以全立造立巨衡而舉追氏繩
懸鑪以下梓人猿垂絕冥鳥傍危岑鑿積石以全力梁半
空於未用斜根玉壘旁綴青泥截斷岸以虹矯繞翠屏而

龍蹕堅勁膠固雲橫砥平揔庸蜀之通途統岐雍之康莊
都邑之能步山川之無脛若水決防如鴻嚮陽南之北之
踵武湯湯躋我我以自若臨蒼蒼而不懼由是贄幣以遥
達人神以會同稽禮樂之短長量威力之污隆可王者王
可公者公而相次以風或曰受琢之石長存可構之材無
窮易剝代蠹斯道也未始有終嗚呼為上懷來在乎德
為下昭德在乎義德義之如今日則或人之言有孚其
反之則石雖存恐不為琢材雖多恐不為構想夫往昔

有時而有有時而無是用惕惕天下蚩蚩知聖賢創物
之意之人寡明德義固物之道之人稀敢陳兩端之要
銘諸斯道之左庶主德義者存今日之所履踵武湯
者荷古人之攸作銘曰

天覆地燾本亦同設大象難全或漏或缺損多益寡聖
賢代工彼雖有缺與無缺同惟北曰秦維南則蜀地缺
其間坤維不續斗起斷岸屹為兩區秦人路絕蜀火煙
孤天實不通賢斯有造鑽堅剡勁無蹊以道若川匪舟

若陸匪車緣危轉虛步驟交如構雖在功存亦由德項
怫劉怒旋見以踣隋落我營自顛而植地非革勢材不
易林踣植之致惠怨之心勿謂斯道不恒勿謂斯道可
久禮不以禮可有而無恭不以恭可無而有創之之意
如彼固之之理若茲彼知不易茲而易知勒銘道左其
同我思

仙都山銘

張鷟

仙都有山山出萬山直上千尋入煙霞深圓如笋抽高

突雲陰標表下國權輿象帝日歟月歟萬有千歲東西
大鎮川澤四衛造化無言莫知徃制晴嵐依依宿霧洞
開髣髴有像神仙下來顥氣氤氲靈鳥環迴永殊塵雜
不鼓纖埃絕頂霄嶠澄湖在上人罕戾止孰窺其狀日
燭雲披風飄液飛如雨雨空微灑霑衣谷來松音潭影
曙暉徃徃鶴唳不知所歸唐垂百年玄宗體元響應萬
歲聲聞上天帝祚明德祠堂在焉永懷軒后功成此地
丹竈猶存龍昇萬里事列方誌道高青史無復仙容空

流谿水百越之內此山為大恍若壺中疑生象外直而不倚高而不殆古往今來獨立滄海

礪溪銘

并序

梁肅

陰陽和而萬物生聖賢合而天下平和者時也合者運也在昔堯舜合禹抑洪水而天下平者四百年湯合伊尹革桀驚而天下平者六百年文武合太公一戎衣而天下平者八百年與夫風雨寒暑五行四時佐天生物一也天之數不可以不變時則有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之災君之運不可以不極時則有作威殺戮毒痛四海
之變變則通時則有四載之庸極則反時則有放伐之
功於戲惟尚父鍾其運而遇其主躡其機而作其合者
歟于後伯陽不顯仲尼旅人其不合者歟故曰君子得
其時則大行不得其時則龍蟠也嘉尚父之動靜不失
其時作磻溪銘曰

至人無心與道出處處則土木出則雷雨惟殷道絕粵
有尚父爰宅于幽盤桓草莽天地闔闢陰陽運行明極

而昏昏極而明遇主水濱謨泰八紘牧野桓桓一麾而
平惟彼日月得天而光惟彼聖賢得時而彰獨夫昏迷
我乃豹藏文武作周我乃鷹揚故曰大道無體大人無
方運用變通至虛而常作銘磻溪今古茫茫

胥山銘

并序

盧元輔

元和十年冬十月朝散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杭州
刺史上柱國盧元輔視事三歲塵天子書上畏羣靈下
慚蒸人乃啓忠祠銘而序曰維唐敷祀典於天下廢淫

置明資父事君罔有不舉寢廟既設我命厥新有周行人伍公字子胥陪吳之職得死直言國人求忠者之屍禱水星之舍將瞰鵠革遂臨浙江千五百年廟貌不改漢史遷曰胥山今云青山者繆也吁善父為孝記曰父讎不與共戴天諫君為忠經曰諸侯有諍臣不失國當阨于宋鄭絕楚出疆在平為末官臣在奢為既壯子坎凜伏節乞師於吳軍鼓丁寧五戰至郢先詰王建邦啓土著以話言戴后惟人人虐惟后成湯用為大義孔子

立為大經子胥修為大仇騷人賦為大怨咸令在上慢
惡不生則前戈鞭墓非倒行也後戈走昭非逆施也夫
差既王宰詒受賂二十年内越隕又顛太伯廟血將乾
闔閭劍光且失公朝焉宴馬入則諫焉孰謂矢毒孰謂
刀寒雖言屢出口而車甲已困於齊矣蟹稻已奪於歲
矣屬鏤之賜竟及其身鷗夷盛屍投于水濱憤排鼓怒
配濤作神其神迄今一日再至來也海鷗羣飛陽侯夾
從聲遠而近聲近而遠奮于吳怫於越夕于楚乃退於

是仲秋闕望抗人以旗鼓逐之笳蕭和之百城聚觀大
耀威靈卷沙墨裂地仄截若岸圻成坑迎潮氏格之如
呂梁丈人為靈戈威矛激浪百重渚塞不先跳檣揭舡
再飯之間絕其音聲蕩潏千里洪波砥平有滑有脂有
醎有腥遙實乎下庭山海舩航雞林扶桑交臂于卯階
金狄在戶雷鼓在堂魏罇漢豆六代笙簧可謂奉天爵
之馨香獲人神之盛禮佐皇震怒驅叱大邪萬里永清
人觀斗氣銘曰

武王鉞紂子胥鞭平為人為父十死一生矯矯伍負執
弓挾矢杖其寶劍以謁吳子稽首楚罪皆中紂理烝報
子婁殲鉏直士赫赫王閭實聽奇謨錫之金鼓以號以
誅黃旗大舉右廣皆朱戮墓非赭瞻昭乃烏後王嗣立
執書不泣顛越言潤宰詬讒輯步光欲飛姑蘇待執吾
則切諫抉眼不入投心河上自統波濤晝夜兩至懷沙
類騷洗滌南北簸蕩東西夷蠻卉服罔敢不來雖非命
祀不讓瀆齊帝帝王代代明明表我忠哉

天門山銘

李白

梁山博望關扁楚濱夾據洪流實為吳津兩坐錯落如
鯨張鱗惟海有若惟川有神牛渚怪物目圍車輪光射
島嶼氣凌星辰卷沙揚濤溺馬殺人國秦呈瑞時訛返
珍開則九江納錫閉則五岳飛塵天險之地無德匪親
湏陽果業寺開東嶺洞谷銘

并序元傑

陰陽精氣結為山嶽者則為勝為異為奧為閼故萬嶺
交峙而嵩華辨其方羣岳效靈而瀛壺拔其類是知仙

居靈宅其必有黨乎鳴弦之北趾果業之東阜高不百
仞廣纔千畝層巖石室幽谷靈洞殊境異觀秀絕奇偉
雖瀑流之下鑪峯懸磴之躋丹嶠路遠莫覲余不知其
倫擬馬按寺記云昔有方士於是山鍊金變形羽服登
仙故石座丹竈至今存焉觀其東嶺削成石瑩如玉岡
巖峭竦巖壁重複捫藟而昇如造雲根縹眇嬋娟似霞
衣可攀真氣勝而塵累捐五蓋破而清機閒蕩然放懷
如羽翼之已生赤城之可接噫境變志遷若符契之協

從也下臨長川澄波吐瀾煙霞夕收飛鳥不喧杳渺逶迤流注無間西直巨壑連嶂如屏林靄朝翠巖光晝清篠蕩藏輝杉松下冥虛廓寂寥涵風有聲緣嶺未極劃開洞門黛容崢嶸詭狀輪囷疑伏龍怪鎮含烟雲又有古木倒傍絕壁盤根網結掛絡空碧崩崖傍傾援逕下仄羽人幽會此焉瑤席搏翠壁而直上輒崎嶇於紫氛雙巖屹以中斷奔屏感而成室涵孕精爽澄凝氣源信列仙之攸居豈塵俗之所止哉嗚呼鶴駕一去鳳簫響

絕荆秦蔽路危磴敗滅跡留人境而舉世莫知地聯精
刹而羣遊莫至吁可怪乎其晦藏也元和丙申歲秋八
月余以膠鬲之困寓居精舍再從兄昭肅時假茲邑政
便於人務簡多暇與當寺僧知捷日探道源捷亦好古
饗奇之士也因語故實緬思羽客之玄風以為靈跡神
蹤精誠必復乃操刃持畚屨險通幽梯絕棧而歷巉巖
排蒙籠而登杳藹時更不稔而神居秘躅粲然皆睹嗟
乎芝田玄圃豈遠乎哉天之與人氣通則合客有顧咨

而諗予者或應之曰天之運否泰相濟故善利稱德有
下民昏墊人之道行藏有數故棘津蓬累時惟鷹揚靈
物必通道在斯著不然何荒阻千祀勃焉而興歟乃為
銘曰

鑿石通道兮援木枝仰攀洞口兮踐歆危奔龍伏虎兮
勢狀奇林攢峯倚兮蟠雲螭下臨陰谷兮神以慄嵌巖
巖兮洞無極老松蕭瑟兮生遠風興雲霈霈兮烟霧黑
懸巖排空兮色噴黛堅根網絡兮層霄外披霓解帶兮

羽翼生下眺遙江兮入青靄世道紛綸兮何足謂朝為
榮華兮夕顛顚不如幽谷兮閱仙經異接浮丘兮整煙
轡我窺丹竈兮坐山腹衆峯參差兮隱雲族鑿仙嶺兮
望瑤臺朝霞照海兮錦綺開信赤松之所升降王喬之
所往來道或用晦兮靈物斯潛殷道未昌兮說築傳巖
紛予感此兮勒銘雲根山既不朽兮與名長存

唐文粹卷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八百九十

集部

唐文粹卷六十七

宗 姚 鉉 編

銘乙 碣頌附總一十五首

高道二

昭夷子趙氏碣頌

陳子昂

東明張先生銘

柳宗元

忠孝二

文貞公笏銘

孫樵

孝門銘

柳宗元

暴虐二

恨石銘

皇甫湜

銘秦坑

司空圖

浮圖四

洪州大雲寺鐘銘

獨孤及

鹿泉本願寺鐘銘

化成寺大鐘銘

李白

溫州仙巖寺銘司空圖

橋梁二

石橋銘張嘉貞

石橋銘張彧

宅一

丹崖翁宅銘元結

井一

井銘柳宗元



冢一

文冢銘

劉蛻

昭夷子趙氏碣頌

并序

陳子昂

昭夷諱元字貞固汲人也本居河間為大儒至祖掞尤博雅明道隋徵八學士與同郡劉焯俱至京師補黎陽郡長始居汲焉有二子禮與禮輅輅官至臨潁縣丞輅為校書郎並著名當代昭夷即禮輅之季子也元精沖懿有英雄之姿學不常師志在遐遠年二十七褐衣遊

洛陽天下名流翕然宗仰羣蒙以初筮求我昭夷以玄
轂發機故蓬居窮巷軒冕結轍時世議迫阨不容其高
乃层身泥蟠求祿下位為幽州宜祿縣尉到職逾歲默
然無言惟採藥彈琴詠堯舜而已州將郡守穆然承風
君之道標浩如也因巡田入隴山見烏支丹穴密有潛
遁之意蒼龍丙申歲在大梁遭命不造發痼疾而卒年
三十九嗚呼哀哉天下士友聞之知與不知莫不為之
垂涕蓋傷其有濟世之量而無長世之年夫上德道全

器無不順中庸以降才則好偏有張也之莊無展也之道好由也之勇緬回也之仁侈宰子之言遺澹臺之行務端木之智忘甯武之愚或正而不奇或達而過雜君獨五味足六氣和通衆賢之不兼暢羣才之大適雖不至於道其殆庶幾乎故時無間言物飽其義吾常論人事有十君得其九一不至者命矣夫於戲名聞天下而不達於堂上智周萬物而不適乎一人其時歟其事歟君同人雲居沙門釋法成嵩山道士河內司馬子微終

南山人范陽盧藏用御史中丞鉅鹿魏元忠監察御史
吳郡陸餘慶秦州長史平昌孟詵雍州司功太原王適
洛州叅軍西河宋之問安定主簿博陵崔璩咸痛君中
天鼎鉉不實百代祀德故老或云以為名者德之表謚
者行之迹君囊括世道位屯時艱困乎艱阨光景不曜
乃共稽隲舊行考謚定名問於元著象曰明夷于昭夷
昔歎曰才位不兼大運有數嘗哀時命而作頌云諸公
以予從君之遊最久故秉翰叅議其頌曰

天道宏運兮物各有時匪時不生匪運不成昔者元精
汨滴陽九滔災大人感生堯禹恢能陰陽既和玄帝傳
家五百數終桀驚暴邪子乙提運水火革明匪賢不昌
尹乃阿衡六百運徂受始淫狂西伯考元厯在聖昌匪
雄不決匪謀不臧姜牙皓眉實逢其良投劍指麾奄有
八荒周有天下七百餘年太公之後不聞大賢豈無仲
尼負道周旋無勢一挈無土一屨然則大運之所來時
哉時哉隘業隘運巨功巨德苟非其時草木為伍昭夷

作頌云示有嘗著汲人嚙記言變化之事且曰請爾靈
龜永宴息乎浩初

東明張先生銘

并序

柳宗元

東明先生張氏曰因嘗有以文薦於天子天子策試甚
高以為長安尉一年投去印綬願為黃老術詔許之居
東明觀三十餘年受畢法道行峻異得衆真秘書訣錄
聚經籍圖史侔於麟閣以弟回降秩封州先生曰吾老
矣支體不可解也遂從以去明年回之子襲死哭之慟

遂病既亟以命回曰吾生天寶訖貞元己酉歲十月今
死於汝之手盈吾志矣京師吾生也畢原先人之歸也
必以返葬乃自為誌而卒明年正月某日葬如其言子
某等為碑以志於墓辭曰

匪祿而康匪爵而榮漢馬以虛充焉以盈言而不為華
光而不為榮名介潔而周流道包涵而清寧幽觀其形
與化相冥寂冥以成其道是以勿嬰世皆狂狂奔利死
名我獨浩浩端一以生或曰先生友悌以遁慈幼以死

若不能忘情者何也吾曰道去友邪去慈邪從容以求
其得之邪盪莽狠倖道之非邪且夫虧恩壞禮枯槁顛
頽隳聖圖壽離中就異欬然與神鬼為偶頑然以木石
為類空侗而不實窮老而無死先生之道固知異夫此
也乃書于石以紀

文貞公笏銘

并序

孫樵

大中六年詔出文貞公笏歸其孫丞相謨孫樵請銘其
笏曰

靈勇薦角比干獻骨合以憤烈在公為笏怒虎可唾笏
不可挫太華可裂笏不可折柱天不仄指日不蝕標儀
條臆起梗開直噫諫舌切切上磨帝缺不逆不拂笏則
公笏緊拱折列諍舌不發膠榮領餽下偷上懷非公之
節孰為公笏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

并壽州
刺史表

柳宗元

懿厥孝思茲惟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泣侍羸疾默
禱隱冥引刃自嚮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

高高曾不是聽創鉅痛仍號於穹昊捧土濡涕頓首成
墳陷膺腐眊寒暑在廬草木悴死鳥獸踟躕殊類異族
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孝道爰興克修厥猷載籍是登在
帝有虞以孝蒸蒸仲尼述經以教于曾惟昔魯侯見命
夷宮亦有考叔悟莊稱純顯顯李氏實與之倫哀嗟道
路涕慕里鄰邦伯章奏稽首慙慙上動帝心旁達明神
神錫祕祉三秀靈泉帝命荐嘉亦表其門統合上下交
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

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部編
戶毗李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興自刃股肉假托饋獻其
父老病已不能啖啜經宿而死興號呼撫臆口鼻垂血捧土
就墳霑漬涕洟遂於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伏匿其中扶
服頓踊晝夜哭訴孝誠幽達神為見異廬上產紫芝白芝二
本各長一寸廬中醴泉湧出奇形瑞狀應驗圖記此皆陛
下孝理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謹按興匹庶賤陋循
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耒耨為業而能鍾彼醇孝超

出古烈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
堯如天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於上下請表其里閭刻
石明白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上請

佷石銘

皇甫湜

佷石蒼蒼驪山之傍鑱朴礲癢竅然四方昔秦皇帝謀
之不臧七十萬人茲焉惶惶發石此山言礎于墳若有
憑依屹住中逵淫刑威迫人力無施故老相傳以佷名
之自昔太古不封不樹有葛於溝有薪於野後聖有作

緣情不忍為之棺擲其在唐虞則維窾木噫嘻暴秦虐
用其人墳而象山下錮三泉窮珍摠奇力瘁財殫驅驅
而前如刈草菅天毒其哀神憤其凶謫戍一呼九州風
從白挺荆棘指麾峻嶺險阻不闔干戈倒鋒屍露于劫
燧燔於童蓬顆無依不十年中禹葬會稽不改其行聖
德洋洋厥饗久長至于漢劉釋之而言中如可欲猶隙
南山矧私其身以盡其人刻詞偲石炯戒千春

銘秦坑

司空圖

秦術戾儒厥民斯酷秦儒既坑厥祀隨覆天復儒讎儒
祀而家秦坑儒邪儒坑秦邪

洪州大雲寺鍾銘

獨孤及

叅變化孕律呂和神人莫疾於聲故天地以雷震萬物
聖人以樂節八風佛土以鐘警六時天造聖作同符異
貫自真乘開設其輪三轉像教不墜而法鼓之制存彤
彤蓮宮于江之濱萬井在其前善惡興乎人將欲誕敷
我法音啓迪我善根我是以作萬鈞之鐘大其器所以

昭其度也侯誰尸之長者杜海泊此方上士精法觀釋
法鸞與比丘衆百三十有五人實果其願將辦所作于
時火官金工循厥戒令範陰陽九六之數以合造化均
薄厚侈弇之齊以諧清濁聚精會神鳩工於其間弘誓
既達昏疑皆破故衆心如城施者成市大悲之感與萬
靈接祝融回祿髮髯交應越五月辛丑新鐘成於是此
邦民大和會膜拜縱觀川塞衢隘億兆諦聽鯨魚乃發
訇然如扶搖號而萬竅怒霹靂作而崇山破在坑滿坑

在谷滿谷金界岌岌若震若盪既而拗怒散渙與迴颺
俱激度越大千周流六虛經於嚴城入於梵宮徘徊乎
霜天凌厲乎清夜千門徹萬戶警魚龍皆奮蟲豸不蟄
於是聆其音者貪駭遷善聾盲知方識浪安流地獄清
涼吒王解形刀輪摧藏嚴乎心者聞聲以知受觀受以
悟法若露清耳根鏡照身業彼金鼓聲氣木鐸徇路整
衆孚號方斯陋矣蓋聖人弘道以觀善因善以建法作
法器以為天下利利者教之果法者教之因善者教之

宗我鐘我懸是訓是宗世界有極大音無窮

鹿泉本願寺鐘銘

獨孤及

八音之列數者金為長金聲之動物者鐘為大相彼創
制本乎無心隨輕重之所考遇洪纖而必應其體妙乎其
幾神乎故帝庭用之以和樂梵宇作之而助道其有旨
哉伊本願道場昔鬼土所卜即輪王建塔之地有隋氏
因而輯焉皇唐統天增壯厥構雖臺殿有赫而鐘簴未
雄曰都維那某等顯允令德鬱為紀綱洞三學之奧府

張二嚴之巨翼以為是聲聞則有以敷衆美不則無以
遍十方乃同寅協恭唱議改作我心匪石彼應如雲緇
流輔仁而或勤或懋清信委施而為岡為陵於是乎遠
賀精金博召良冶鳧氏宰陶人翼鎔範修林樸植火正
叱咤以啓號風師闔怒而陳力巨扇咆哮洪鑪赫曦煥
奪清夜光連紫微旁通竇以決注下潛成於數圍察夫
陰未凝陽為烈燠爆泉沸氣憤雲洩既旬而後實既堅
而後發轉於隧漸於堂混乎其輪圓洞然而博暢仙獸

勒於下驪龍踏於上蓄精誠含寥亮乃神工之既濟而
寶器之大壯也且夫作有度而體有經侈奄均厚薄中
則不播不石不鬱不柞雖鴻音未揚識者已知其妙矣
故緇衆咸躍善願克充而縣之衣冠里之髦彥聚捨珍
翫翕營層臺峻嶒百常沆瀣一色然後插雲柱倚天梯
駢輓轡綰修索攢勔力以下拔軋豐容而上昇雄以筭
鱗顛以交扛猛以簏權作以離立大器斯屬洪樞乃鏗
威音潼溶而一吼虓響爰業乎三界上極有頂下彌空

輪飛行天仙海陸神識莫不警革塵滯褰開冥蒙滌曠
劫之瑕滅長夜之苦使浩福潛潤冥機坐融其諸佛神
通之用乎不然者千鈞之聲一杵之播則曷以臻於是
矣允釐僧務本三勢而克終式遏劒輪後四爰而長擊
故初起細而促漸登鎗以舒既銳而入微又增而復壯
於是壯也乃而畢為若是者何皆皇覺啟導抑揚之深
思也實欲普其念周乎仁張皇慈音引曳悲韻使萬物
咸若六時登聞不惕不惶以安以樂或謂霆闐雷裂山

傾河洩靈祇走猛毅僵蹙皆恐怖殺傷之事我大雄
氏慈制又豈其然哉若乃顒顒聖賢翼翼龍象以之懺
薩以之引宣微妙其心精進厥德有秩有序不差忒
住持我像教洋溢我玄風洞達我幽明清寧我邦國神
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皇唐十有八年春仲月八日是
鐘也既成即其秋孟月上弦茲臺也復構他方聖衆咸
飛來而讚揚地中菩薩咸踊出而瞻仰於是陳巨會以
落之張梵樂以考之煌煌乎休哉越寶庭之能事畢矣

而宏範莫紀又八稔於斯河南史凜然文林之秀也尉
於右邑攝茲銅章惠化一清於灌壇希聲重美於洪器
命我昭述式副羣心之望焉而主簿弘農楊量新尉楊
光朝等並高幹才敏力懋於道勉奉天秩允恭仁祠輔
營樂石贊就厥美雖默者果得不言乎銘曰

靈鍾上空儀法天體道內虛含至圓雄威蓄毓時乃宣
震擊鏗鏘流大千十萬調御及聖賢應我真聲開梵筵
一切苦輪悲熾然開我真聲咸息肩虛空有盡福無邊

神用廣大莫與先

化成寺大鍾銘

并序

李白

噫天以震雷鼓羣動佛以鴻鐘警大夢而能發揮沈潛
開覺茫蠢則鐘之取象其義博哉夫揚音大千所以清
真心警俗慮協響廣樂所以達元氣彰天聲銘勲皇宮
所以旌豐功昭茂德莫不配美金鼎增輝寶坊仍事作
制豈徒然也粵有唐宣城郡當塗縣化成寺大鐘者量
函千鈞聲盈萬壑蓋邑宰李公之所勗也公名有則系

玄元之英挺茂列聖之天枝生於公族貴而秀出少蘊
才略壯而有成而西逾流沙立功絕域帝疇乎厥庸始
學古從政歷宰潔白聲聞于天天書褒榮輝之簡牘稽
首三復子孫其傳天寶之初鳴琴此邦不言而理日計之
無近功歲計之有大利物不知化潛臻小康神明其道
越不可尚方入于禪關覩天宮崢嶸聞鐘聲瑣屑乃謂
諸龍象曰曷不建大法鼓樹之層臺使羣聲六時有所
歸仰不亦美乎於是發一言以先覺舉百里而咸應秋

毫不挫人多子來銅崇朝而山積工不日而雲會乃採
鳧氏撰鴻鐘火天地之爐扇陰陽之炭回祿奮怒蜚廉
震驚金精轉潛以融熠銅液星熒而燿燿光噴日道氣
蔽天維紅雲點於太清紫煙矗於遙海烜赫宇宙功侔
鬼神瑩而察之吁可駭也爾其龍質炳發虎形躩踞縻
金索以上絙懸寶樓而迭擊傍振萬壑高聞九天聲動
山以隱隱響奔電而闐闐赦湯鑊於幽途息劔輪於苦
海景福盱獰被于人天非李公好謀而成弘濟羣物又

孰能興於此乎丞尉等並衣冠之龜龍人物之標準大
雅君子同僚盡心聞善賈勇贊成厥美寺主昇朝閒心
古容英骨秀氣洒落毫素謙柔笑言海受水而皆納鏡
無形而不燭直道妙用乃如是言然常虛懷忘情潔已
利物是人行空寂不動見如來有若上座靈隱都維那
則舒名僧曰暉蘊虛常因調護賢哉六開士普聞八萬
法深入禪惠精修律儀將博我以文章求我以述作功
德大海酌而難名遂與六曹豪吏姑熟賢老乃緇乃黃

鳧趨梵庭請揚宰君之鴻美白昔忝侍從備于詞臣恭
承德音敢闕清風之頌其詞曰

雄雄鴻鐘砰隱天雷鼓霆擊警大千含號烜赫聲無邊
摧惴魑魅招靈仙旁極六道下九泉劒輪輟苦期息肩
湯鑊猛火停熾然愷悌賢宰人父母興功利物信可久
傳芳金鐘永不朽

溫州仙巖寺銘

司空圖

巖之巔森戟鏡天中宅靈仙瀑之作風幹洞壑地洶山

鑿越之裔甌之隅人逸而腴某其帥某其牧寺圯而復

石橋銘

并序

張嘉貞

趙郡浚河石橋隋匠李春之跡也製造奇特人不知其
所以為試觀乎用石之妙撈平礎闕方版促郁緘穹隆
崇豁然無楹吁可怪也又詳乎又插駢坐磨龍綴密甃
百象一仍餉灰壘腰鐵袷感兩涯嵌四穴蓋以殺怒水
之蕩突雖懷山而固護焉非夫深智遠慮莫能初是其
欄檻華柱鉗斲龍獸之狀蟠繞拏踞眈眈翕欬若飛若

動又足畏乎夫通濟利涉三才一致故辰象昭回天江
臨乎析木鬼神幽助海石到乎扶桑亦有停杯渡河羽
毛填塞引弓擊水鱗甲攢會者徒聞於耳不覲於目目
所覲者工所難者比於是者莫之與京勅河北道推勾
租庸兼復因使判官衛州司功叅軍河東柳渙繼為銘
曰

於繹工妙冲訊靈若架海維河浮鼃役鵲伊制或微茲
模蓋略析堅合異超涯截壑支堂勿動觀龍是躍信梁

而奇在啓為博北走燕薊南馳溫洛駢駢壯轅殷殷雷
薄攜斧拖繡騫驄視鶴藝入侔天財豐頌閣斷輪見嗟
錯石惟作並固良球人斯瞿瞿

石橋銘

并序

張彧

閹茂歲我御史大夫李公晟奉詔摠禁戎三萬北定河
朔冬十月師發趙郡郡南石橋者天下之雄勝乃揆厥
跡度厥功皆合于自然包我造化僕散客也狀而銘曰
浚水伊何諸州互湊秋霖夏潦奔突延袤杼材藏制撲

斲紛糅幹地泉開盤根玉甃虹舒電拖虎步雲構截險
橫包乘流迥透塊軋匠造琳琅簇造敞作洞門呀為石
竇賒莫筭盈一紀方就力將岸爭勢與空鬪吞齊跨趙
儼夜防晝月挂虛蟾星羅伏獸謂之鈴鍵撮我宇宙謂
之闕梁扼我戎寇郡國襟帶河山領袖經途者安逸軌
者覆東南一尉西北一候萬里書傳三邊檄奏郵亭控
引事物殷富夕發薊壩朝趨禁雷質含冰碧文耀藻繡
花影全芳苔痕半舊天啓大壯神功罕究勒銘巨橋敢

告豪右

丹崖翁宅銘

并序

元結

零陵瀧下三十里得丹崖翁宅

丹崖俗曰赤石國

有唐節者曾

為瀧水令去官家於座下自稱丹崖翁丹崖湘中水石之異者翁湘中得道之逸者愛其水石為之作銘銘曰瀧水未盡瀧水猶峻忽見淵洄丹崖千仞礚礚丹崖其下誰家門前斷舩籬上釣車不知幾峰為其四墉竹幽石磴飛泉戶中怪石臨淵礚礚石巔石巔何得翁

獨醉眠吾欲與翁東西茅宇飲啄終老翁亦悅許世俗
常事阻人心情徘徊巖下遂刻此銘

井銘

并序

柳宗元

始州之人各以甕甑負江水莫克井飲崖岸峻厚旱則
水益遠人陟降大艱雨多則塗滑而顛恒為咨嗟怨惑
訛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為井城北隍上
未晦果寒食冽而多泉邑人以灌其土堅垧其利悠久
其相者浮圖談康諸軍事牙將來景鑿者蔣晏凡用罰

布六千三百役傭三十六大甑千七百其深八尋有二尺銘曰

盈以其神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疇肯似于政其來日新

梓州兜率寺文冢銘

并序

劉蛻

文冢者長沙劉蛻復愚為文不忍棄其草聚而封之也蛻愚而不銳於用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獨文蛻焉故飲食不忘於文晦冥不忘於文悲戚怨憤疾病嬉遊羣居行役未嘗不以文為懷也適當無事而天下將以

文為號文明代生殖明晦皆效文用故日月星辰文乎
旂常昆蟲鳥獸文乎彝器徐方之土文於侯社夏翟之
羽文於旌旄登龍於章升玉於藻百工婦人彫礪涂漚
以供宗廟祭祀之用豈獨蛻也生知效用不及時文哉
然而意常獲助於天而不獲助於人故其雖窮無憾也
當勤意之時不敢嚏不敢咳不敢唾不敢跛倚嗜欲躁
競忘之於心其祗祗畏畏如臨上帝故有粲如星光如
貝氣如蛟宮之水又有黯如屯雲如久陰如枯腐熬燥

之色則有如春陽如華川逶逶迤迤則有如海運如震
怒動蕩怪異夫十為文不滿不如意少如意則豈非天
助乎常欲使天下聞之而必行觀之而必蹈散之茫洋
以為道演之浸淫以及物然後為農文之使風雨以時
兵文之使戎虜以順文於野文於市使其所隱之士以
出口者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然而自振者無力終知者
甚稀豈非不獲人助乎嗚呼十五年矣實得二千一百八
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楷者有覆背者有朱墨圍者於

是以周易筮之遇復

震下坤上

之同人

離下乾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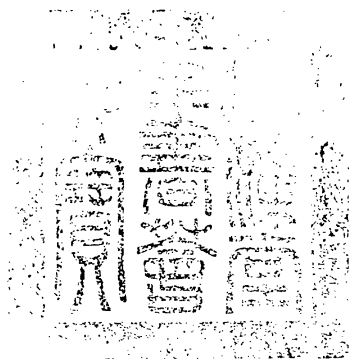
筮者曰鳴

於地中殷殷隆隆七日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他日
更召龜而合將聽襲吉卜於火如秦兆惟曰不吉卜于
水不成乎河洛兆則亦惟曰不吉卜於木而悶悶土協
吉累累為冢則汲之兆乎峭峭為壁則魯之兆乎且其
占曰土之文為山河為華英將不崩不竭為滋味而傳
乎結為丘陵為其設險乎融為川瀆率其朝宗乎華為
百穀以潔祭祀之采盛乎不然使其速腐為墟壤生芻

蒙以食牛羊乎化塗泥為陶甄以作器乎將塊為五色
而茅社分封乎流於樂為土鼓為缶桴以洩其和聲乎
夷為都邑以興宮廟乎坎為洿池以澤生植乎祀為壇
竈乎窾為井墓乎吾皆不得而知也當既不為吾用唯
速化為百工之用慎無朽為芝菌以怪人自媚慎無堅
為金鐵以作貨起爭慎無滴為醴泉以味乎謠口慎無
禱為城社以狐鼠憑妖慎無聳為良材以雕斲傷性慎
無萌為蘭茝以佩服見褻嗚呼介而為石使之能言舒

而為蟪使之飲泉既而他年遊魂之未返者亦命巫師
而弔三招之號曰在几閣而來歸兮奄為塵垢在耳目
而來歸兮奄視汝醜在口吻而來歸兮譽不汝久噫筆
年而麟見崇文其無崇乎哈非珠玉歛無裙襦後
禮之儒無驚吾之幽墟其冢也在莽蒼之野大塊
之丘時有唐大中丁卯而戊辰之季秋銘曰
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惟貞將利其子孫乎

唐文粹卷六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 臣 汪 鏞

謄錄監生 臣 劉 壇